

陈希我



大

陈希我 著

势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势 / 陈希我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9. 4
ISBN 978-7-5360-5633-6

I. 大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2783 号

责任编辑: 林宋瑜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封面设计: 周小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
开 本 880×1230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14.125 1 插页

字 数 35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,000 册

定 价 2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上帝惩罚他，把他交给一个女人。

——《犹滴传》

当他们枝叶繁茂的女儿，不辱父母之风
以杂交之欲望接待所有民族……

——丹尼尔·笛福

势来不可止，势去不可遏。

——蔡邕

目 录

第一部	1
第二部	76
第三部	231
第四部	370
后记	445

第一部

1

护士告诉我生了女孩，我的心登时沉了下去。

那时我还年轻，忐忑不安在产房外面等。我记起许多年前等待高考揭榜。考上大学了，毕业了，工作了，结婚了，要生孩子了，人生真是没完没了的考试。

护士从产房进进出出。就在一刻钟前，就是这个护士，还对我说：“没问题，放心！”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当然我知道护士指的是平安生产，跟我关心的并不是一个问题。

那么我关心的是什么呢？难道不是母子平安？当然是。妻子在里面叫，叫得很惨，受刑似的。是我把她推到这境地的。妻子本来还想再玩几年，可是我要孩子。都说分娩是个坎，在阳界和阴界之间，有时候跨过去了，有时候就跨不过去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好像妻子就要跨不过去了，我就要见不到妻子了！这预感把我的心捆得死死的，所以当那个护士出来，我立刻想：她要问我保母亲还是保孩子了吧？可是她没有问，从我身旁过去了，于是我拉住了她。

“没问题吧？”我问。

“没问题，”护士答，“放心。”

我的心被赦免了似的，活络了起来。

但很快，这心又被揪了起来。到那护士第二次出来，我就向她提出，要进产房看看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提出这要求了。果然，护士说，不行，这是违反制度的。

什么制度不制度？人家国外都行。外国都是让丈夫进产房，握着妻子的手，给她力量。我曾从报纸上看到报道。你们真是没人道！我想。但纵使没人道，人家还是让你老婆生了。是个女孩，母女平安！我的心却沉了。我这才发现，自己其实并不只关心妻子平安与否，我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。

怎么能这样呢？同一个护士，同一张嘴，你一会儿让我放心，一会儿又告诉我生了女孩！反复无常。我开始怪那护士，好像她给了我孩子性别的承诺。尽管我也知道怪她没道理，可这时不找个人怪罪一下，怎么办？还有那个乡巴佬，他也被告知生了个女孩，他登时腿就软了，跪在了地上，哭了。就是这哭声，也把我哭丧气了吧！接着不到五分钟，护士就告诉我，生了女孩了。都说生孩子这种事，是一串一串的，前面生男孩，就噼里啪啦全是男孩，要是女孩，就稀里哗啦全是女孩。

眼下，这乡下人还趴在那墙上哭。莫大块头的一个汉子，居然哭得跟女人似的。他的手攀着墙壁，好像要把身子拉起来。但是拉不起来。我能体会得到那艰难。那手很黑，布满筋络，但是干枯，没血色，好像是一只死掉的手，挂在墙上。就在二十分钟前，这手还在夹香烟。“抽支烟，气一顺，全顺了！”他说。他分给我，我不抽烟，他就自个点上了。可是那烟一会儿就灭了，烟头有个大烟梗。他觉得不妙，慌忙丢掉，又抽出一支，手一抖，居然先撒出来一个烟梗来。他不敢点了，“操”“操”地骂着，把整包烟扔了，跑去买新的。回来抽着一支“大中华”，仍怕灭了，抽一口，拿出来小心翼翼地看看火。

我笑了。真不明白为什么乡下人这么重男轻女。生男生女又有

什么关系？我说。“有关系！”那乡下人说，“大有关系呢！男孩是自己的，女孩是别人的！”

这种论调我早知道。我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我们老家人甚至不给女儿好东西吃。封建愚昧！

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批评了他几句。我是当老师的，习惯于教育人。都说些什么，已经记不起来了，好像就是说那句话：“封建愚昧！”这词太好用了，像喷虫剂，一摞就喷出去，心到手到，不需要经过大脑，所以也记不住了。好像我还说：“都什么时代了呀，还男尊女卑！”对了，我一边说，还一边站起来走。走，转过来，又说，又回过去走。为什么要走呢？是为了显示力度？运动产生力量，好给对方以威压。但又好像是要自己给自己鼓劲。我不停地说话，其实那毋宁是说给自己听的。我走得越来越急，说得越来越快，转身的频率越来越高。有一刻，一个护士抱着一对婴儿走过来，我心头一紧，不说了，迎了上去。但那是昨天出生的别人的婴儿，护士抱他们去洗澡。我尴尬了，掩饰地说了句：

“长得跟小猫似的。最后怎么变成我们这样了？哈哈，人是多么奇妙啊！”

那乡下人也笑了。然后继续说。但是说到哪儿了？记不得了。“说啊，说啊，这个这个……”我只能这样支吾着，延续着说话的状态。“简直封建愚昧透顶！”我记起来了，叫道。我记得最后是把乡下人驳得体无完肤了。他只能狡辩，他越是狡辩，我越反驳，我的思维就越是转得快，越不需要经过大脑，全凭惯性。乡下人被激怒了，粗着脖子喊：

“你们城市人懂个屁！咱农村有实际问题！”

我应：“什么问题？还不就是生个儿子，传宗接代嘛！”

“不是！”乡下人辩，“我们农村，没有男孩，谁来干农活？没有儿子谁给养老？生了女儿，到头来全是泼出去的水！”

泼出去的水！真是了。养了半天，都是别人的，操他妈的亏！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抱着女儿，人家问：忙啥呢？我就答：

“这不，在抱别人老婆呢！”

2

我并不存在养老问题。一个中学教师，国家干部，老了有退休金。那为什么也忌讳生女儿？难道只因不想让母亲失望？母亲确实希望生个孙子。老人家还托人做 B 超。妻子起初不肯去，但母亲说：

“现在是计划生育，只能生一个，怎么敢大意？”

“大意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生出女孩来了。那是不允许的。我也感觉到严酷了，比当年高考更残酷。高考考砸了，还可以来年再考；这孩子，一辈子只能生一个。

我顺从母亲了。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我一向性格执拗，特别是对母亲，所以母亲老说：“孝顺孝顺，你这孩子，只有孝，没有顺！”这次我怎么“顺”了？但与其是顺从母亲，毋宁是顺从我自己。“老人家嘛，可以理解。”我回头做妻子的思想工作，“何况 B 超也不只是检查男孩女孩的嘛！”

妻子去了。全家出行，妻子，母亲，我。母亲还提了一袋新上市的水果，送给那个做 B 超的女医生。那女医生指着显示屏上似是而非的影像，说：“这是头，这是手，这是脚……是个男孩！”

母亲脸颊上的肉一跳，问：“怎么知道的？”

女医生指着胎儿那个叫做腿的边上，好像延伸出一个什么来。“这就是小鸡鸡了！”女医生说。

真的，真像小鸡鸡！越看越像了。母亲高兴极了，像小孩似的手舞足蹈，竟说：“要是能摸摸那小鸡鸡就好了！”

女医生笑了：“哪有这么快呀！”

“是呀是呀，哪有这么快呀！不过说起来也快呢！”母亲说，忽

然戳着我。“想当初我这儿子，小鸡鸡也才是小鸡鸡，转眼就变成了大鸡鸡了；一转眼，这大鸡鸡就又生小鸡鸡了……”

我臊了，叫：“妈！”

母亲道：“臊什么？你身上，哪样妈不知道？”

妻子也臊了。我又叫：“妈！”

母亲瞥了一眼儿媳。“好好，我不说。不让说，就不说！”

那天母亲的脾气变得特别好。她一直脾气不好的。她居然伸手去抓已经给过对方的礼物，摘下一粒荔枝，剥开，递到那女医生嘴前，说：“来，吃一个，焦核的，肉多！”

女医生一惊。我提醒：妈！她才感觉不妥，连忙改口：“嘿嘿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到时候我们办满月酒，还得再谢您呐！”

倒好像是男孩，是那女医生的功劳了。“至少是她先发现的！”过后母亲说。眼下，那女医生也成了骗子。母亲在怨那女医生骗了她，明明是男孩的，怎么变成了女的呢？那女医生怎么不来呢？我都准备好了谢她的东西了呢！母亲说，那口气，好像是为这些东西眼下没法送出去而抱憾。再也不需送了，再也没人要送了，万事都休了，没机会折腾了。老人家甚至早早把男孩的衣服都准备好了。我们曾经劝她别准备，到时来得及，何况她做的那些款式，又老又土，怎么能让孩子穿？可是自己惟一的宝贝，我们是不会把这些衣服穿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的。但到时候母亲肯定不依，怎么办？简直是折腾！但能够折腾是多么的好啊！那能折腾的生活，已经成了泡影。

曾经，一个邻居见母亲尽准备男孩衣服，开玩笑说母亲一根筋。母亲答：

“我就这一根筋了！”

邻居道：“要万一是个女的呢？”

母亲答：“那就溺马桶了！”

现在护士把孩子洗完澡，抱出来了，交给了她。她当然不会将

她溺马桶，毕竟是亲生骨肉。她抱了，但又很不甘心承认，就侥幸地去抄孩子的腹下，也许还会抄出小鸡鸡来。但是孩子腹下光溜溜一片。光溜得出乎预想，我原来预想那里有个东西的，那是人体的完整景象，现在这东西好像被擤鼻涕一样擤掉了，只留下擤过后的一溜涕痕。就是缺了什么。女人真不是完整的東西。

母亲把孩子重新包好了。那动作缓慢、沉重，像沉没的船，沉到了海底，从此无声无息。倒显出沉稳来了，她的手在扎腰间的带子，一板一眼，像机械。她忽然嘟囔了一句：

“好在你爸死得早……”

什么意思？是庆幸父亲死得早，要不他也要绝望？我让我们家断了香火了。原来我也并没有续香火的意识，甚至对之嗤之以鼻。此时蓦然有了，而且很强烈。

父亲一生都为我而欣慰。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自己也是独苗。他当初好不容易才有了我这么一个儿子的。之前全是女孩，全都溺了马桶。在我出生后，父母仍想再要男的，但却仍然是女的。因为有了我这个儿子垫底，才把她们留了下来。我的两个妹妹都是这样留下来的。所以我一直觉着自己的生命很沉重，杀死了那么多个姐姐，又是两个妹妹活着的基础，更是父母的希望。莫非因为这，我才急着要生？为了遂父母心愿。可却让他们绝望了。

我两个妹妹也神色黯然。她们默默地帮着换尿布，洗屁股，没有逗孩子，没有表现出对这新生侄女的爱。母亲在跟她们絮叨：当初怎么就没想到偷偷处理掉？比如买通护士，让她把孩子送人。在医院产房，有专门一些人来收集新生儿拿去卖的。或者，索性让护士弄死！

我吓一跳，这种话我常听到，可这是对我的女儿！女儿在襁褓里看着我，我心如刀绞。人哪，真是残忍的东西！她们自己不也是女的吗？她们自己当初就险些被扼杀，一直被嫌弃。也许她们根本就没有觉得对她们不合理，女的本来就是卑贱，就应该少得，少

吃，应该多做事，带弟弟，做家务，伺候男人。我从小就觉得做女的很苦，莫不是因此不愿意生女孩子了？

亲戚们来了。听说是女孩，他们都稍微收敛了神色，显示出哀悼的表情。就是无所谓的，提着花篮、水果，一进门，就大声逗笑，见气氛不对，尴尬了，慌忙收敛。他们说的共同的话是：

“生女孩也好呀！也好，也好……”

生男孩是“好”，生女孩只是“也好”。我是语文教师，这词语辨析，还是懂得的。

更有甚者，转到门外走廊，把红包里的大票抽掉一张，被我撞到了。生了女儿，居然贺礼也可以少给了。

还有一个亲戚，眨着眼睛，笑着，神情暧昧。她说：“女孩比男孩好呀，男孩只是大皮袄，女儿是贴身小棉袄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就要大皮袄？”

母亲顶了她一句，端起尿盆，从她面前撞过去，把她撂在房间里。她是老家来的远房亲戚，应该叫婶婶吧，自己生了五个孩子，全是男的。让我们备感自卑。她那丈夫，我叫叔叔的，一跟人吵架，就站在自家门口冲人喊：

“吃得消的就来！咱家男孩一排站过去，万里长城一样！斗争也斗争得赢，就是打仗，也打得赢，抢也抢得赢，再没有，逃荒也挑得了担子，跑得赢。”

这远房叔叔在城里拉板车，据说挣了不少钱。他回来了，就坐在自家门槛上，斟上一小盏老酒，把几个儿子叫到跟前，让他们一个个叫他爹，然后狠狠搓着他们的头骂：

“嘿，臭小子！”

又无限感慨地说：“儿啊，你爹这千辛万苦，都是为你们做呢！”

现在我体会到了，说这话的人，一定有一种瓷实的感觉：我辛苦得有价值，我有儿子！他们会延续我的生命。看他们虎虎有生

气，腰板子粗粗的，脖子梗梗的，走起路来左突右撞的，像一只只小老虎，很快就要冲到社会上去，抢夺这世界的份额了。对了，份额！莫非是这原因？他们家什么份额都比人家多，分田也分得多。她却得了好处卖乖了。她跟着我母亲说：

“真的咧！你看，咱们家这一窝子和尚，连个说贴心话的都没有……”

母亲应：“那当初怎么不将他们溺马桶了？”

那婶婶脸色变了。母亲也过分了，也许是因为绝望？过去不如人，还有希望翻身，现在没希望了。母亲耍泼了，她转回来，叫：

“你生男孩怎么了？我就生女孩，我就偏喜欢生女孩！”

她干脆去撵那婶婶，要把她赶走。在场的其他亲戚来劝，她也不听。我从没瞧见母亲这么凶过。她甚至连其他亲戚也一起啐了。好像她打定主意，要跟亲戚们都断绝往来似的。我们已离开老家好几年了，我在上海工作，把母亲接来了，两个妹妹也嫁到了外地，老家的房子早荒废了。倒是老家人常来找我们，看病呀，办事呀，母亲乐此不疲，觉得有面子：我虽然只有一个孩子，但是这孩子比你们都有出息！可是现在还是没面子了。“你们，别以为吃着鸭蛋就可以说太平。吃着鸭蛋说太平，你们以为就永远有鸭蛋吃？”母亲咒骂了。

他们脸色全变了。那婶婶拉下脸，道：“我就是一定有鸭蛋吃！怎么样？我就是会生男孩，怎么样？我的大儿子又要生男孩了！怎么样？”

母亲道：“你就能打包票？”

对方应：“就能！”

母亲道：“B超也信不过呢！”

对方道：“不用B超！我们家就是生男孩的种，流了也是个男的，溺马桶也是个男的！”

对方昂着头。生男的就趾高气扬，生女的就低人一等。其实乡

下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生男生女。他们没有科学知识，只知道，自己肚子争气。生出男孩了，男人又觉得是自己武器尖端。她的丈夫，那远房叔叔就老是戳着自己的生殖器说：

“我种里就是生男的！”

3

生男生女，还真跟这有关。跟本事有关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一见大猛，这意识就像蒸熟了的蛋白，现出形来了。

同事们问：“生了？”

“嗯。”我回答。

“男孩还女孩？”

“女。”我答得很简略。

“好啊，千金！”他们就说。

操，还美其名为“千金”！汉语真是有意思，“逃跑”，却也可以说成“撤退”；明明是“愚蠢”，却说成“纯朴”。当然这里也含有讽刺，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常说傻话，他一说，同事们就笑道：“你真纯朴啊，你真纯朴！”当然笑的人也把自己叫“敝人”，或是“鄙人”，这毋宁是一种炫耀。我老家还把男孩叫“畜牲”的。我倒宁愿不要这“千金”，生个畜牲，我是畜牲他爸。虽然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了，平时也都在嘲笑重男轻女，但他们未必心里真这么想，不过是知识分子心思藏得深罢了，甚至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到潜意识里了。比如那个邱老师，唯唯诺诺，胆小怕事，难说就不是因为生了个女儿。或者因为这样，才生了女儿了。他哪有生女儿的相？大猛总说。大家就问：“那你生男孩还是女孩？”

答：“我怎么可能生女孩？看我这样子，是生女孩的相吗？”

仔细看他，倒还真有点生男孩的相。首先是胡子，络腮胡，虽然没有蓄起来，但是看得出那蔓延之广，从鬓到腮，到唇上，到嘴

角，到下巴。青青的，被刮掉了，更显示出他的自信，无所谓，反正老子刮了还会长。而我却不同。我照镜子，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脸，唇上有点毛，但不茂密，下巴也有点，但只是山羊胡子，翘出几根。我常常会想，自己为什么就长不了络腮胡呢？我们过去把北方少数民族称为“胡”，说是蔑称，其实倒是我们卑怯。他们是如此的剽悍，屡屡征服我们，我们对他们爱恨交加，就像女人对男人一样。大猛姓孟，对学生态度粗暴，会打学生，做事刚愎，我行我素，所以大家叫他“大猛”。听说当初他追他老婆，就完全不征求对方的意见，拽上她的手：走，看电影去！就这样把他老婆征服了的。这样的人，似乎的确会弄出男孩来。

大猛喜欢谈生男生女的面相。“我瞧见一个人，一看，他就是生男孩子的相，果然就是！”他说。“邱老师嘛，一看过去，就是女孩！”

他刚调来学校，对邱老师一点也不了解，怎么说得这么准？我想只是瞎蒙的。他说，是概率。

怪不得！他是数学老师。但概率毕竟是概率，归纳出一百个，还有一百零一呢！所以大家仍说他是狗扑到了屎——侥幸。他说，这里有科学原理。

大家笑了：“还科学呀？”

一个说：“那你还来这里吃粉笔灰、卖命？你可以搬张凳子，坐在路边大榕树下，凉快着给人看命去呀！”

又一个说：“怎么可能在路边？科学院都要八抬大轿把你请去呢！现在中国，男女出生率严重比例失调，把你请去，看哪些会生男孩的，把他阉了！”

他也笑了。但是过后他照吹。更邪乎的是，他还说自己懂得生男生女的秘诀，说得我将信将疑的。与其信其无，不如信其有，我决定生孩子时，还是悄悄去请教了他。当然我没有直说是自己想要个儿子，只是装作闲聊忽然提起，在大家都不在的时候，我问：

“喂，你真的能掐会算？”

“你信？”他却说。

我失望了。“那么，那全是胡诌了？”

他又说：“当然也不是。”

我糊涂了。他又说，是科学。“对了，你还没生孩子，这科学对你有用！”

我心里一跳，慌忙掩饰地哈哈大笑起来。“我才无所谓呢！”

“你真的无所谓？”

“真的无所谓。”我说，“生男孩有什么好？生个男孩以后就辛苦了。生男孩，你要保证他将来有本事，你要为他将来着想：能不能成才？能不能考上大学？能不能赚大钱？能不能娶得到老婆？你要为他攒娶老婆的钱，为他铺路，可是我们这种人有什么本事为他铺路？教书匠一个，有什么本事？自己都活得不清楚呢！所以生了男孩只能累，累！索性生个女孩算了……”

我还想说，生个女孩到时嫁人，只要她老公有本事。但是我说不出。我忽然又发现大猛在盯着我，我连忙又说：“真的，生女儿比生儿子轻松，就是好，好……女孩是贴身的小夹袄，她们跟父母亲，而生了儿子，娶了媳妇，娶了媳妇丢了儿子……”

“你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”大猛说。

“放心？”

“对呀，”大猛说，“我告诉你吧，我还真知道生男生女的科学原理。”

我又是一跳。

“你心放开了，我才敢告诉你。”大猛说，“老实说，这种东西，即使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成功率，也会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失败，确实是。你要把希望装得满满当当一筐，到时候就要怪我了。”

这家伙，鬼得很。他又笑了，笑得不阴不阳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实际上他当初是很明白的，你就是想生男孩来打听的。所以这下我